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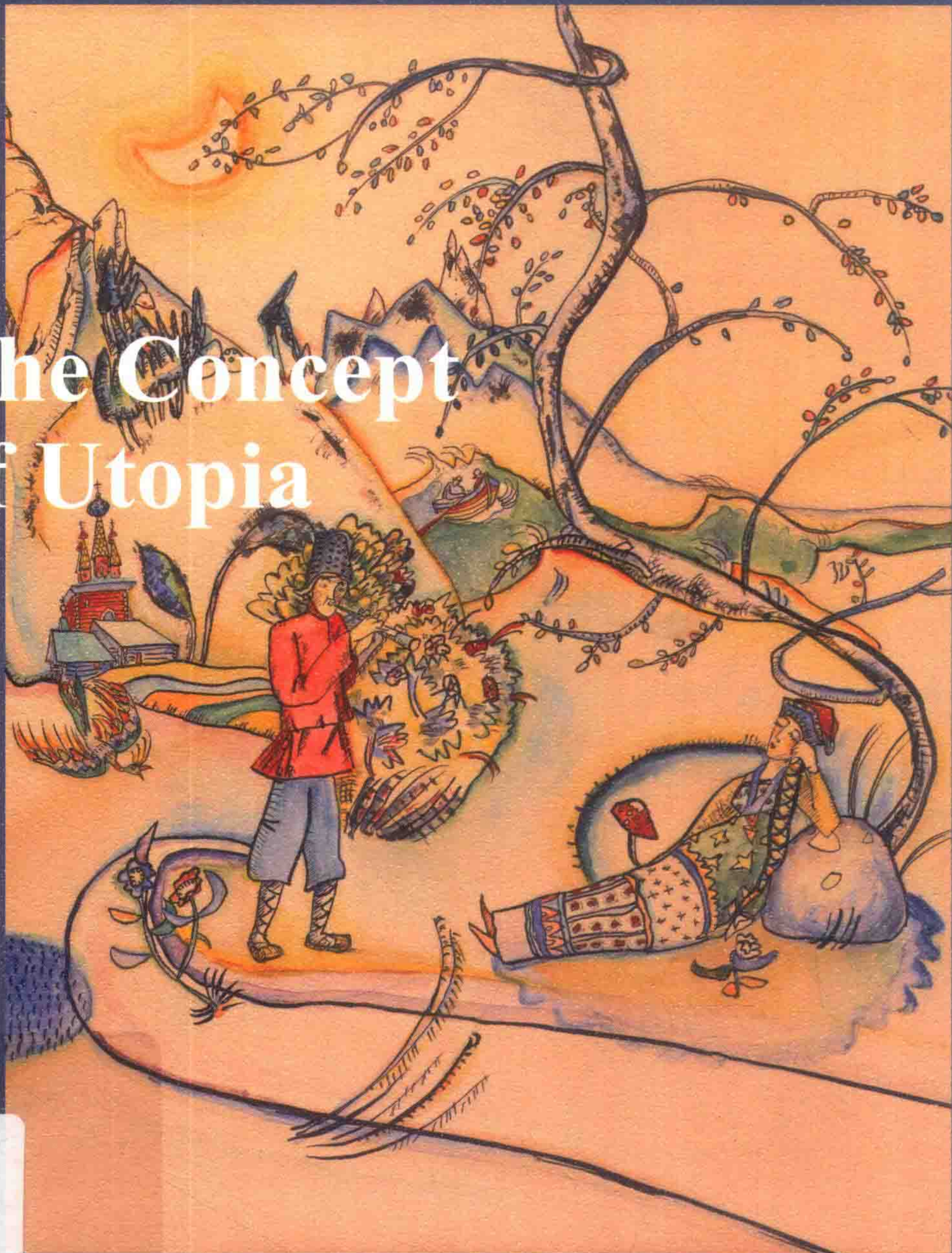
雅理译丛

田雷 主编

[英] 鲁思·列维塔斯 - 著
李广益 范轶伦 - 译

乌托邦之概念

The Concept of Utopia





[英] 鲁思·列维塔斯 - 著 李广益 范轶伦 - 译

The Concept of Utopia

乌托邦之概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 北京

The Concept of Utopia
by Ruth Levitas
Copyright © Peter Lang Ltd 2011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2015-13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乌托邦之概念/(英) 鲁思·列维塔斯著; 李广益, 范轶伦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620-7869-2

I. ①乌… II. ①鲁… ②李… ③范… III. ①乌托邦—研究 IV. ①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6262号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献给罗布

并纪念我的母亲

莉兹·列维塔斯

是她引领我第一次阅读

《乌有乡消息》

学生版序言

ix

《乌托邦之概念》一书在问世二十多年之后推出了学生版，这让我非常开心。它让我想起，这部著作本身就源自和学生们的交流。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我为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四年级的学生讲授一门名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课程。尽管课名如此，并且的确和卡尔·曼海姆的著作有关，但它实际上几乎完全是在讨论乌托邦，而它是我在教学生涯中最享受的一门课。然而，想不出有什么书可以用作这门课的核心文本。本书使用的许多材料——关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曼海姆、恩斯特·布洛赫、威廉·莫里斯、赫伯特·马尔库塞——利用了这些年积累的讲义。和一批又一批学生的交流和争论迫使我注意到我想当然的东西，为我的观点辩护，并让自己的表达更加清晰。《乌托邦之概念》出版后的许多年中，我继续教这门课以及据此改编的研究生课程。我敦促我的学生和其他读者把这本书作为出发点，而不是用它来代替自己对一手材料的阅读和思考。

自从我开始讲授这门课以来，人们对乌托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或许学生们在第一堂课的小测验上给出的回答最能反映这种

变化。我让我的学生在什么都没读之前把“我所喜欢的世界”写在两张 A4 纸上。1980 年代的学生并不一定觉得这个题目简单，但他们不会被难倒。到了 1990 年代，他们似乎越来越觉得难以回答。他们对困难的解释并不是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而是他们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因而设想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似乎徒劳无功。这个时代的气氛也确实不利于并且不同情乌托邦思想，而这对本书的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乌托邦之概念》的手稿是在 1989 年夏天完成的，该书于 1990 年首次出版，可以说很不是时候。在此期间，柏林墙以及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苏联等国的共产党政府纷纷坍塌。西方的政治话语高奏凯歌。弗兰西斯·福山宣布“历史终结”，声称“我们正在经历的，或许并不只是冷战的结束或战后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消逝，而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化抵达了终点，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在全世界普遍实行”。^{〔1〕}电视和报刊在评论共产党政权的崩溃时反复提到乌托邦的崩溃，并把乌托邦本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在政治上都被认为“完蛋了”，更加宽泛的政治和知识话语则亦步亦趋。对于一部明确地以乌托邦思想为主题、很大一部分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有关的著作，可谓时机不利。

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持续衰落。在《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一个世代的差异”如是

〔1〕 Francis Fukuyama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p. 4. 另参 Francis Fukuyama (1993)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Penguin: London).

评论：他注意到，在 1970 年代，认为马克思仍有意义的主张通过路易·阿尔都塞或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潜移默化，而学者和学生们都积极参与《资本论》的读书会。但到了 21 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围绕自然资源的暴力冲突已经众目昭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却无人问津。^{〔2〕} 苏联共产主义仍然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尽管其后的暴力冲突是由族群或民族主义的语词表达的，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和车臣——尽管前苏联和匈牙利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下滑。奇怪的是，马克思被相应地视为 20 世纪共产主义的设计师，继续门庭冷落。意识形态上，这个乌托邦方案“不证自明”的失败继续被用来论述，所有可以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解释为“乌托邦”的社会组织替代模式和生存方式都是妄想。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和生态环境背景下，这些替代模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2000 年提出、计划在 2015 年完成的八个千年发展目标，包括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都不会实现。^{〔3〕} 如果像西奥多·阿多诺写的那样，“慈爱只存在于最粗鄙的要求之中：不要让任何人再饿肚子”，实现这一点似乎还是超过了霸权资本主义的能力。^{〔4〕} 在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环境可持续性显然也成了镜花水月。事实上，英国政府委托编写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指出，一个发达国

〔2〕 David Harvey (2000),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导论。

〔3〕 千年发展目标可参见 www.un.org/millenniumgoals/。

〔4〕 Theodor Adorno (1978), *Minima Moralia* (Verso: London), p. 156.

家为此可能付出的代价约占 GDP 的 40%，而且还在上升。^[5] 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极其巨大。当气温增高造成海平面上升、天气不稳定，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就会越来越少。受此所迫的移民浪潮会带来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挑战。与此同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强调（完全不够），和对碳中和或至少是碳交易的追求，忽视了环境污染和资源局限的其他方面。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飞涨。这些是相互关联的，如生物燃料取代了短缺的土地资源上的粮食作物。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其他商品的价格水涨船高，并对工业化西方在世界资源中获取的不公正份额形成了挑战。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的非法武装干涉是这场对原材料的争夺的一部分，而 2011 年针对利比亚并获得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也是一样。关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张动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对理解这一切显然有所帮助。正像哈维指出的那样，它还会使资本强制积累过程的复归引起高度重视。^[6] 由于资本积累迫使全球生产和消费冲破阻碍持续下去，在此过程中使不平等变本加厉，并让最贫困的人直面环境危害，替代性的组织模式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或许是有必要的。借用雷纳·杜蒙（René Dumont）的话说，我们面对的“非乌托邦即其他”。^[7] 乌托邦思维在仍然充满敌意的气氛中保持着必要性，或许本身就证明再版本书是正确的。尽管它的主题是一系列理论探讨或含蓄或明确表达的乌托邦概念，书中讨论的主要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曼海姆、索雷尔、布洛赫、马

[5] Nicholas Stern (2007),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6] David Harvey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7] René Dumont (1975), *Utopia or Else* (Universe Publishers: New York).

尔库塞、莫里斯、汤普森——关注的都是激进社会改造的必要性，而这也是他们介入乌托邦思想以及我本人对这个题目产生兴趣的首要动机。

驱使我对于乌托邦产生兴趣的，总是存在于现实中的政治和对社会改造的追求。那就是我成为社会学家的原因，尽管我很快失望地发现，社会学和乌托邦保持着距离；如果社会科学的宗旨不是给予人们知识和工具，满足他们作为投身社会的公民去理解和改变世界时的需要，我看不出这样的学问有何意义。但尽管《概念》是一本有价值的学生用书，力求以清楚明白的方式为这个领域的入门者提供一些必要的基础，它又不限于此。它是对当代理论论争的介入，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主张——我认为这一特征使它更加适合学生阅读，对他们更有用，而不“仅仅是”一本教科书。

乌托邦研究这个正在形成的领域的状况，对我写作《概念》一书有直接的影响。乌托邦学会（Society for Utopian Studies）建立于1975年，每年在北美召开一次年会，其会刊《乌托邦研究》（*Utopian Studies*）1988年创刊。在英国，已故的基思·泰勒（Keith Taylor）1980年代早期在政治研究协会（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赞助下组织了一系列研究乌托邦思想的会议。1988年，部分由国际公社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al Studies Association）组织的一场国际学术盛会在爱丁堡和新拉纳克举行。会议期间的一天深夜，欧洲乌托邦学会（Utopian Studies Society Europe）在一间酒吧成立。乌托邦研究早年——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很少有人对乌托邦这一概念本身提出质询，就其含义达成的共识更是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想当然地认为

我们都知道它的含义——无论其语境是“乌托邦”文本还是“乌托邦”社会和政治实践。《概念》旨在提出质询，而这至少需要不时更加明确地介入定义问题，即便在概念上无法集中。它提出了一个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乌托邦定义，这个定义深受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一书影响——该书直到1986年才翻译成英文。

xiii 二十年过去了，乌托邦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乌托邦学会依旧每年在北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而欧洲乌托邦学会在欧洲举办的年度国际会议也已经开到了第十届。博洛尼亚、利莫瑞克、波尔图等地成立了专业研究中心。新拉纳克在吉姆·阿诺德（Jim Arnold）和洛娜·戴维森（Lorna Davidson）的领导下得到了改造，并跻身世界遗产。该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得益于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发展而大大改善。概念和实质问题都得到了大量研究。布洛赫的著作为更多人所熟知，并有了更多英译本，从而强化了这一领域的理论支柱。但围绕乌托邦概念产生并困扰着乌托邦研究者的定义问题仍然存在。跨学科性要求学者持续关注建筑、法律、神学以及文学、社会和政治理论等相当不同的领域对含义的假定。需要提醒每一批新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注意概念明确的重要性，以及不能把“乌托邦”简单地等同于某种文学虚构。而且，如果乌托邦研究领域在概念和体制上的发展可以被构建成一个成功的故事，这个成功也是有限的。在这个领域之外，大量关于乌托邦的书写完全无视定义问题。最近的一部文集《全球化与乌托邦》（*Globalization and Utopia*）将乌托邦置于社会理论的中心，

但却因收入文集的某些文章缺乏概念上的精确性而丧失了力度。^[8] 公共政治话语更是如此, 既对乌托邦充满敌意, 使用这个概念时又马虎草率。2000 年, 约翰·凯里 (John Carey) 仍然能够在编《费伯乌托邦全书》(*The Faber Book of Utopias*) 时坚称乌托邦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它是反人性的,^[9] 而约翰·格雷 (John Gray) 2007 年出版的《黑弥撒: 启示录、宗教与乌托邦之死》(*Black Mass: Apocalypse, Religion and the Death of Utopia*) 则不加批判地重复了乌托邦等同于极权主义这一陈词滥调。^[10]

如果我要在 2011 年写一部关于乌托邦之概念的书, 需要纳入考虑的不仅是改变了的政治语境和乌托邦研究的发展, 还有与后者重叠的社会理论的发展。这就需要处理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全部著作, 并质询约翰·罗尔斯、理查德·罗蒂、安东尼·吉登斯、杰弗里·亚历山大 (Jeffrey Alexander)、埃里克·奥林·赖特 (Eric Olin Wright) 和罗伯托·昂格尔 (Roberto Unger) 等人著作所反映的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之关系。除此之外, 还需延伸《概念》对 xiv 于从结构到过程之转向的讨论, 这一转向在乌托邦文学文本和理论著作中都清晰可辨;^[11] 结合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主张, 即转向

[8] Patrick Hayden and Chamsy el - Ojeili (2008), *Globalisation and Utopia: Critical Essays*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9] John Carey (1999), *The Faber Book of Utopia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对凯里立场的批评参见 Ruth Levitas (2008), 'Being in Utopia', *Hedgehog Review*, 10, 1, pp. 19 - 35.

[10] John Gray (2007), *Black Mass: Apocalypse, Religion and the Death of Utopia* (Allen Lane: London).

[11] 这在 Ruth Levitas, 'For Utopia: The (Limits of the) Utopian Function in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in B. Goodwin (ed.) (2000), *The Philosophy of Utopia* (Frank Cass: London) 一文中得到了进一步讨论。

晚期现代性意味着，乌托邦的内容不再能够明言，可以说清楚的只有能让它实现的交往过程；^[12] 并直面哈维对开放式过程性（open-ended processuality）的疑虑。^[13] 以上命题部分在我后来的文章中得到了处理。但所有这些都对《概念》的主张提供了支持：概念的明晰和精确对于应对乌托邦一词的多义性至关重要；乌托邦不能被理解为政治蓝图或文学虚构；乌托邦思想，在想象、希望和致力于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样的意义上，是人类的抱负和政治文化中永远存在的基本要素。我希望这本书的新版除了为学生提供资料之外，还能引起更多的关注，从而让论争更加激烈，尤其是在乌托邦研究领域之外。

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原书的每一个字。像所有的书一样，它有挂一漏万之过。这包括对科幻小说领域缺乏关注，而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汤姆·莫伊伦（Tom Moylan）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相关著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萨斯基娅·波尔德瓦特（Saskia Poldevaart）在早餐桌上激动地指出，我严重低估了查尔斯·傅立叶和亨利·圣西门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意见；我确实读得不够多。还有一些误解毫无疑问是因为我讲得不够清楚造成的。达伦·韦布（Darren Webb）责备我（和其他一些人）把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分歧说成单纯的手段之别，而没有注意到目的上的差异。我的本意完全不是这样；不过我发现，我的实际表述——立场的

[12] Jürgen Habermas (1989), *The New Conservatism*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3] Harvey, *Spaces of Hope*. 另参 Ruth Levitas (2003), 'On Dialectical Utopianism',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6, 1, pp. 137–50. 这篇文章探讨了过程性可能具有的不同含义。

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对美好社会的期望，也不在于这个社会的特征，而在于转变的过程——会引起这样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愿意给未来的小饭馆撰写菜单，是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手段和目的都是由历史决定的，并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他们进退两难（威廉·莫里斯看出了这一点）：既要克制自己不去定义未来的制度，又要鼓励改变世界的希望。如同维森特·乔根甘（Vincent Geoghegan）展示的那样，这经常导致得到救赎的未来图景从后门溜进来。^[14] 其他人被欲望这个范畴弄糊涂了，进而错误地以为我是在引用拉康，这也需要进一步解释，或至少予以否认。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让我生无可恋，这似乎是恶托邦而不是乌托邦的效果，而布洛赫对于欲望、饥饿、渴求的看法关涉到更为广泛的实存。^[15] 不过，雅克·拉康对欲望的理论化可以用来思考乌托邦问题，而吉尔·德勒兹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著作对此都有建树。事实上，布洛赫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都运用精神分析术语讨论了欲望的起源，而这样的问题是理解不曾明言的乌托邦本体论的基础。

xv

这个版本的正文与 2010 年的热拉海因经典版（Ralahine Classics）相同。在那一版中，我对 1990 年版的原文做的改动很少，只修正了编辑、排版的讹误和与事实有出入的细枝末节。原先出版此书的菲利普·阿伦出版社（Philip Allen）也就是现在的培生教育（Pearson Education）将版权归还给我，从而让这些新版本得以面世，我对此深表感谢；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Basil Black-

[14] Vincent Geoghegan (2008), *Utopianism and Marxism* (Peter Lang: Oxford and Bern; orig. Methuen: London, 1989).

[15] 对“欲望”这一范畴更为充分一些的思考可见于 Levitas, ‘For Utopia’.

well) 更新了对于我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一书的许可，在此一并致谢。感谢汤姆·莫伊伦启动本书在2010年的再版，拉法埃拉·巴科利尼 (Raffaella Baccolini) 准备电子文本，罗布·亨特 (Rob Hunter) 校对原版和2010年版，彼得朗出版社 (Peter Lang) 的汉娜·戈弗雷 (Hannah Godfrey)、玛丽·克里奇利 (Mary Critchley) 和梅特·邦德加德 (Mette Bundgaard) 安排出版事宜。还要 (再次) 感谢汤姆·莫伊伦和彼得朗出版社的克里斯塔贝尔·斯凯夫 (Christabel Scaife) 启动和制作这个新的学生版。

最后，这本书的原版献给我的母亲，而这个新版献给罗布·亨特。没有他给予我的爱和同道之谊，《乌托邦之概念》或许永远无法成书，其水准也必然等而下之。

初版致谢

xvii

许多人对本书的写作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我从我的父母莉兹和莫里斯·列维塔斯（Liz and Maurice Levitas）那里继承了世界并不必然如此的意识。他们和一个庞大复杂的大家族中的其他人，以及持各种各样红色和绿色信仰的朋友，一同支持我致力于追求乌托邦的事业，并经常提醒我可以用许多方法去大胆地超越现实或参与到大拒绝（Great Refusal）中去。

在英国，对乌托邦的学术研究并未根深叶茂。这些年来，我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并得到了包括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和莱曼·托尔·萨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等许多人的支持。在1980年代早期组织了一个乌托邦思想研究小组的基思·泰勒（Keith Taylor）给予我巨大的鼓励，让我无视一般人的怀疑。我身边的同事让我能够在一个学期的研究休假中开始这本书的写作。他们还对我足够包容，鼓励我讲授一门关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课程。我对他们和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都充满感激之情。我的学生迫使我明确自己的观点，并和我分享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丽贝卡·埃米尔（Rebecca Amiel）和安德鲁·切斯特（Andrew

Chester) 让我借阅了他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维森特·乔根甘 (Vincent Geoghegan)、罗伯特·亨特 (Robert Hunter) 和基思·泰勒对本书的一份较早的初稿给予了非常宝贵的评论; 没有这些意见, 我遭受的口诛笔伐会远比实际上将要面对的更多。在 1988 年 7 月于新拉纳克举行的乌托邦思想与社区经验研究会议和 1989 年 5 月于意大利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乌托邦研究大会上, 与会者就收入本书的材料提出了既有价值又富于挑战性的评论。第五章的一部分最初以“马克思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 恩斯特·布洛赫和威廉·莫里斯”为名, 刊登于《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 第 51 期。我非常感谢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 (Basil Blackwell) 允许我在书中大量引用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菲利普·阿伦出版社 (Philip Allan) 和西蒙与许斯特出版社 (Simon & Schuster) 的菲利普·罗斯 (Philip Cross) 和克莱尔·格里斯特 (Clare Grist) 对于书稿迟迟未交表现得极为宽宏大量。

写作既让人离群索居, 又时时令人沮丧。格雷厄姆·亨特 (Graham Hunter) 从我这里得到的关注远比他理应期待的要少, 但他很多时候让我的心情变得愉快。罗伯特·亨特让我的整个写作计划成为可能, 这既是因为他对这本书有着浓厚的政治和知识兴趣, 还因为他在情感上和实际上始终如一的支持。我保证, 1990 年我会做我应该承担的家务事。

目 录

I | 学生版序言

XI | 初版致谢

1 | 导 论

12 | 第一章 理想共和国：正在形成的传统

53 | 第二章 空中楼阁：马克思、恩格斯与乌托邦社会主义

88 | 第三章 神话动人：乔治·索雷尔和卡尔·曼海姆笔下的
乌托邦与社会变革

123 | 第四章 乌托邦希望：恩斯特·布洛赫与拯救未来

157 | 第五章 欲望教育：重新发现威廉·莫里斯

194 | 第六章 美国梦：赫伯特·马尔库塞与心灵改造

230 | 第七章 百花齐放：当代乌托邦研究

263 | 第八章 未来完成：乌托邦的再理论化

293 | 主要参考文献

300 | 索 引

312 | 译后记

317 | 《雅理译丛》 编后记